



城南正月半



春天，雨夜 (组诗) ▶李轶贤

谁在雨中逃逸
谁又在雨中迎面走来

汽车们比往常活泼
把白天的劳碌扔在水中
溅起一朵朵放肆的水花

霓虹灯倦了
放下憔悴的眼帘
把白天的不愉快深深隐藏

沉默，染上了新生嫩叶的清香

可是，我储存了一季的心事啊
随着玻璃窗上的水滴
向下流淌，没完没了
重复展现一条条难看的伤疤

恍惚间，我看见十万朵花
自愿化身成为十万张邮票
把一个稀里哗啦的雨夜
寄往你胸前第三颗纽扣的地方

白玉兰

春风来了
春风的第七次吟唱
终于解开了白玉兰的心事
心事像月光一样
撒在枝头

露珠在冰盘里嬉戏
那是残冬留下的印记

阳光穿过云层
带来了春天的问候

玉色的手握住了太阳的七彩
编织出斑斓的梦境
蝴蝶在斑斓的梦里醒来

玉兰花
像一只酒杯，悬在空中
盛满春天的清香
蝴蝶在春天的清香里醉了

醉了，醉了
蝴蝶们也变成了玉兰花
一朵朵
玉白可爱
迎风展翅

村口告别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燕子
不是往南飞，就是往北飞
每天都在飞翔的路上

告别春节
没来得及告别元宵
加饭酒还在嘴边打着隔儿
团圆饭还在肚里徘徊

出发的号角已经吹响
征程在村口招手

河边的溪水哗啦啦唱一曲离歌
柳条儿奋力牵着我的衣袖

白发苍苍的爹娘啊
又要将目光锁向远方

我抱起10岁的娃儿亲了亲
娘要去城里上班了
乖
等娘捎来城里的衣服
城里的糖

人都说
家乡的山水比啥都亲
这一刻，我希望
家乡的山水变成城里的高楼大厦
城里的霓虹灯
我，一只恋家的小燕子
把巢安在霓虹灯下
让南飞北飞的疲倦化成云烟
让幸福的空气缠绕爱巢

滚龙

随着年龄增长，摇篊竹、打果树等趣事被我们淡忘，正月半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出现更多滚龙或滚八兽等节目，增添喜庆气氛。在用透明白纸糊的长龙、八兽内点蜡烛，夜晚十分壮观。

最难忘的是滚龙时的赞龙调，舞龙人都听从赞龙老人的指挥。只见赞龙老人放开嗓子，高声把龙从头赞到尾，舞龙的青年随着语调依次从龙头舞到龙尾。依稀还记得几句：

黄龙滚滚喜来临，敲锣打鼓贺新春，
新春佳节闹盈盈，男女老少都高兴。
看我龙头高又高，祖国处处变面貌；
看我龙眼亮晶晶，农民兄弟笑吟吟；
看我龙鳞片加片，文化生活大改变；
看我龙身节加节，文明卫生大普及；
看我龙牙尖又尖，精神文明大宣传；
看我龙尾绿茵茵，法律知识记在心；
……

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月半活动也更加丰富多彩。富裕起来的农民从租放电影到邀请越剧团来演出，庆祝一年的收获，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树一定会结很多果子。

还有一个正月半夜打不育妇女的习俗。若有年轻妇女婚后多年不育，长辈会在正月半夜怂恿邻里妇女去“打生”。晚餐后，约定好的妇女一起来到青年妇女家，将她约至多结果子的果树下，拿起吹火筒拍打她的屁股，边打边问：“你生不生？”直到被打的妇女应道：“要生，要生。”“打生”的妇女才罢休，然后大家嘻嘻哈哈各自回家。据说，这样妇女就会怀孕。不过，该风俗目前已消失。

点间间亮

老家城南还有正月半夜点间间亮的习俗。将红蜡烛点燃，插在一寸左右高的白萝卜上，放在每间房屋的门槛旁、谷仓里、水缸中、菜橱内等不同地方，寓意“点门边顺顺当当，点谷仓稻谷满仓，点水缸水清清爽爽，点菜橱菜肴满橱”。点水缸时，将蜡烛点在一小碗内，让碗浮在水缸中。该习俗以家家户户点亮所有房间灯火为特征，相传源于明代抗倭时期，百姓协助戚家军搜寻藏匿倭寇，后演变为驱邪祈福的民间传统。至今，城南一带仍保留此习俗，部分家庭以电灯替代红烛。

座座石板桥，紫梦在水乡

在今贯庄村)、石碑桥(约在今陈塘洋村)、亚湖桥(约在今亚湖村)等16座；清《光绪太平县续志》中可考的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花桥(约在今浦岙村)、清代顺治年间的进龙桥(约在今龙岗村)等30余座。

非常可惜的是，这些古桥十座九废，留存的要么被改建，无痕迹可查，如位于今街龙头村的水晶桥、桥下村的横洞桥等；要么仅存残垣，只允许行人通行，如位于今车路村菜场西的车路闸桥等。

古桥已失，乡愁尚存。从林伯聪等老一辈人的记忆及先人遗墨中，我们仍能依稀找回那些年的石板桥印记。

资料显示，今天的箬横镇共有各类河道274条，总长度为341.34公里，河网纵横交错，水域星罗棋布。而横亘在河面的各种现代桥，更是达650多座。这样的体量，在江南水乡中也不算佼佼者。

当然，这些桥在古代主要是为了方便百姓出行。据《箬横镇志》载，彼时的桥梁除个别为官修外，大多是宗族乡绅筹募修建。

2017年2月，箬横镇龙皇堂村谢家浦桥出土了一块名为“立石不朽”的古碑。笔者有幸参与了碑文的拓印及考证工作。从碑文上看，这座碑除详细记载了龙皇宫村名因庙而来的前因后果外，还记载了乡绅立桥、便民通行的事迹。碑文上罗列了数十位当地谢氏、梁氏等宗族乡绅，既道明了桥之功德，也诠释了反哺桑梓的意义。

同样的，一些宗谱上也零星记载着部分古桥的来历。如今在街龙头村一带的清波桥(已无存)、在西浦村一带的安澜桥(今已重建，即老新屋桥)，它们都曾横亘在车路横河之上，由清代当地望族云浦陈氏筹募修建。

从一些留存的遗墨上，我们今天仍能感受到那些石板桥的文化底蕴。桥面中间一般有一幅富有吉祥、出入平安寓意的石刻图案。两侧桥栏柱整齐划一，柱头一般有方形、圆形两种，雕刻狮子等吉兽；栏面内外侧一般也配有石刻图案，与桥面中间图案形成呼应。桥墩下部多半有楔形分

登东辉阁，阅太平岁月

型现代简约，呈S型盘旋，护栏素白清爽。立于平台，一侧是屿岙山的翠意，另一侧是老城区的烟火，桥下是奔涌的车流。动静相映，满眼是温岭的闲适与繁盛。

过了天桥，缓步而上。竹林夹道，石阶铺展，不多时，东辉阁的飞檐映入眼帘。年岁渐长，如今登阁，我不再执着于远眺，更爱细看这静默矗立的建筑。三层楼阁，八只飞檐翘角柔柔扬起，似欲飞向蓝天。晴光下，楼阁熠熠生辉。檐角铜铃随风叮咚，似风的信使，捎来远方讯息。

东辉阁仿明清建筑，浅靛青瓦与棕灰梁柱相得益彰。棕灰象征稳定，靛青寓意生长，这和谐搭配，正是温岭文化精神的写照。

阁门墙上，一幅巨型玉璧浮雕旁刻有文字，我逐字诵读：“公元贰零零零年元月壹日晨陆时肆拾陆分，新千年中国大陆第一缕曙光首照温岭石塘……今取花岗岩雕琢《千年曙光图》，以纪念这一千载盛世。”声音回荡，我恍然明白浮雕刻的是

后及河滩边随处可见，是编制畚箕、竹箩的好材料。老辈人说，正月半摇篊竹能使人大长得快。

记得童年时，每到正月半晚上，我们兄弟几人吃了父母做的粗糙八碗后，便争先恐后地奔向屋前的竹篊边，一个接一个地摇篊竹，企盼来年像竹子一样快些长高。我们挑选一棵粗壮的篊竹，双脚并立，双手在头顶紧紧握住，边使劲摇，边高声唱起摇竹歌：“篊竹娘，篊竹娘，你也长，我也长，今晚我来同你比比相，今年是你长，下年我同你一样长，后年我要比你长……”那修长柔韧的篊竹随着我们的力道前后摆动，竹叶互相碰撞，奏出浙沥沙啦的响声。

打生

摇了篊竹，我们又跑回屋里，从门后拿出扁担、木棍，来到屋后园子的桃树、梨树、梅树边打果树。哥哥们操起扁担对着光秃秃的梨树枝干用力敲打，边敲边问：“你生不生？”我忙附和：“生，一定生！”哥哥问：“生多少？”我答：“生一竹箩。”接着又转向梅树、桃树依次敲打，说“生十竹箩、百竹箩”，期待果树能结更多果实。老一辈人说，这样做，当年果

江文辉/文

近日，77岁的家乡人林伯聪请我观摩他绘制的《箬横古镇图》。这幅历时6年完成的美术作品，详尽复原了民国时期家乡的面貌。图中群楼重重、流水潺潺，尽显江南水乡、鱼米之乡的繁荣景象，堪称家门口的“清明上河图”。

我头一次看见这样的箬横，顿感这座曾消失在水面上的商贸重镇的风貌。这重镇曾由三座大岛组成，岛与岛之间，石桥错落，形态各异；桥与桥之间，石板路相连，蜿蜒曲折，整体如镶嵌，分外妖娆。

我不由想起儿时的一个疑惑：为什么家乡的桥大多是石板桥？为什么这些桥坑坑洼洼，桥面油光、桥身满青苔，却仍能屹立不倒？也许，这个秘密今天就能解开。

箬横的桥，与许多古镇水乡一样，最初是木结构，后来发展为半木半石、半砖半石、半钢半石、全石、混凝土砖石等多种结构，多呈梁板与拱板形态，以石条为媒，用榫卯方式连接。

与许多古镇水乡不同的是，箬横的地名由来与石桥有关。一则，明《嘉靖太平县志·地舆志下》载“箬横桥在盘马司西”；二则，清《嘉庆太平县志·叙水》载“箬横桥，沈明臣平倭纪略作聂王桥，地名无正字，随意书之”；三则，《箬横镇志》载“箬横地名，源于桥名”。至于箬横桥的旧址，经考证应在今箬横建成区十字街附近，但因桥废已久，已无迹可寻。

尽管如此，在历史长河中，箬横境内出名的桥并非“箬横桥”，而是一座名叫“李婆桥”的古桥。此桥一桥通三岸，从空中俯瞰呈“Y”三叉形，无桥墩，横卧在市级河道运粮河之上，是温岭市域内被载入《中国古桥技术史》的古桥之一，2023年6月入选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除箬横桥、李婆桥外，箬横境内古代被载入地方史志的石板桥还有很多。如明《嘉靖太平县志》、清《嘉庆太平县志》中可考的有始建于宋代的郑行人桥(行人郑越建)、明代的广利桥、清代的官庄桥(约

胡霜/文

天朗风清，暖阳融融，我一时兴起，决意登东辉阁。

以往登阁，我总走老路：从小区出发，经老车站，折向东辉公园，沿石阶而上。这次我另辟蹊径，选了新路——由昔日贪吃蜗蜕变而成的东门北路，径直前行，过天桥，沿缓坡向上，便到了东辉阁。

新通车的东门北路宽阔笔直，两侧高楼林立，青灰色外墙透着沉稳。我频频仰头，打量这焕然一新的风貌。偶尔回头，来时路开阔畅通，老城的气派在新景旧韵中愈发鲜明。天空澄澈，风静而深沉，暖阳给万物镀上暖意。

踏上新落成的天桥，心头涌起雀跃。这座连通东辉阁的新桥，如一道银亮的弧线，轻盈飞架在东辉路上。造

想起讨小海的日子

▶黄定来

她们在滩涂上弯腰
像风化的礁石长出新影子
铁锹啃进泥泞颌骨
撬开蛏子紧闭的城门
藤筐在腰际晃荡
接收潮汐遗忘的信物
泥沙从指缝滴落
计时，以贝类呼吸的频次
有人把海蛎壳堆成白色的小家
为了剥出柔嫩的年岁
海带缠住她们脚踝
像是大海迟来的镣铐
或是温柔的挽留
她们是潮间带的摆渡人
咸涩边境线
打捞沉没的春天
当竹篙挑起最后一抹藻云
鱼篓里的银鳞渐渐停息
整片滩涂无奈软下去
成为她们肩上暗蓝色的补丁
夕照漫过堤坝时
所有弯腰的剪影忽然拉直
潮水在身后慢慢合拢
把来路还给水路

在湖畔静坐

▶孙连忠

暮色垂落湖畔
风捻碎一池波光
野鸭的羽痕
在浮萍间，写未完的诗行

夜钓人静坐成礁
任寒星咬住钓竿的倔强

你缓步走过
裙摆惊起银鳞的浪——
一尾斑跃出水面
把月光，衔在你离开的方向

